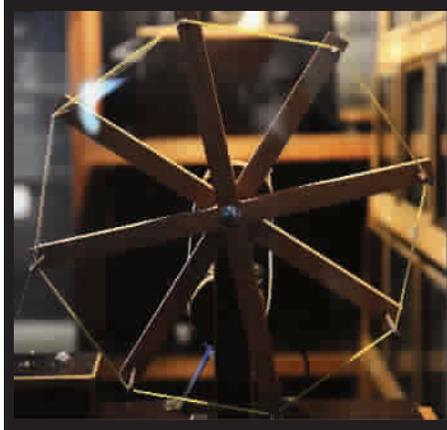


激活老城记忆，设计应这样拿捏

近日，住建部、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，公布了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(村)名单，全国共有71个镇、107个村入选。这些村镇为何能入选？比如上海的川沙、金泽古镇，古镇面貌与功能更新，设计应该如何作为？



■ 曾经的农具，而现在成为博物馆的艺术品。

陈守文 文 兰翔 摄

成为历史文化名镇

川沙古镇入选第六批名镇，并非偶然，除了思路清晰、规划先行之外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留住“浦东文化之根”——内史第。并以“内史第”为中心，当地打造了一个面积约20公顷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。其中，全长约130米、宽约4米的南市街，恢复的是明清老街的风貌，用特色书画、礼品、古玩填充老街；中市街、北市街口修建“父子进士坊”牌楼，在中市街、东城壕路口筹建“钦奖武功坊”牌楼。纵观川沙古镇的做法，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：摒弃大拆大建，坚决有机更新。

有机更新，实际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住古建筑的历史信息和文脉，该落架的落架整修，该编号的就编号拆下来，修好了再按原来的顺序还原；粘合剂也不用水泥，而是石灰加配料，糯米用不用虽难说，但古法那是要尽量遵守的。如此整修完毕的古建筑，设计的作用就是查漏补缺，不越位不抢位。于是，这样梳妆打扮好的老城历史文脉和城市肌理都保存下来了，诗意且画意地栖居就有了可能性。

据了解，现在的川沙古城已经完成了南市街、中市街原本集聚居民住宅、食品商店、维修铺等，450年的筑城史厚重且直达感官；今年，镇上又启动了北市街和西市街的修缮。市民可以欣赏到松木梁柱、木质阳台、欧式山花、水沙石墙面等清代、民国和五六十年代不同建筑元素齐聚的川沙老城厢。

更新成为通行做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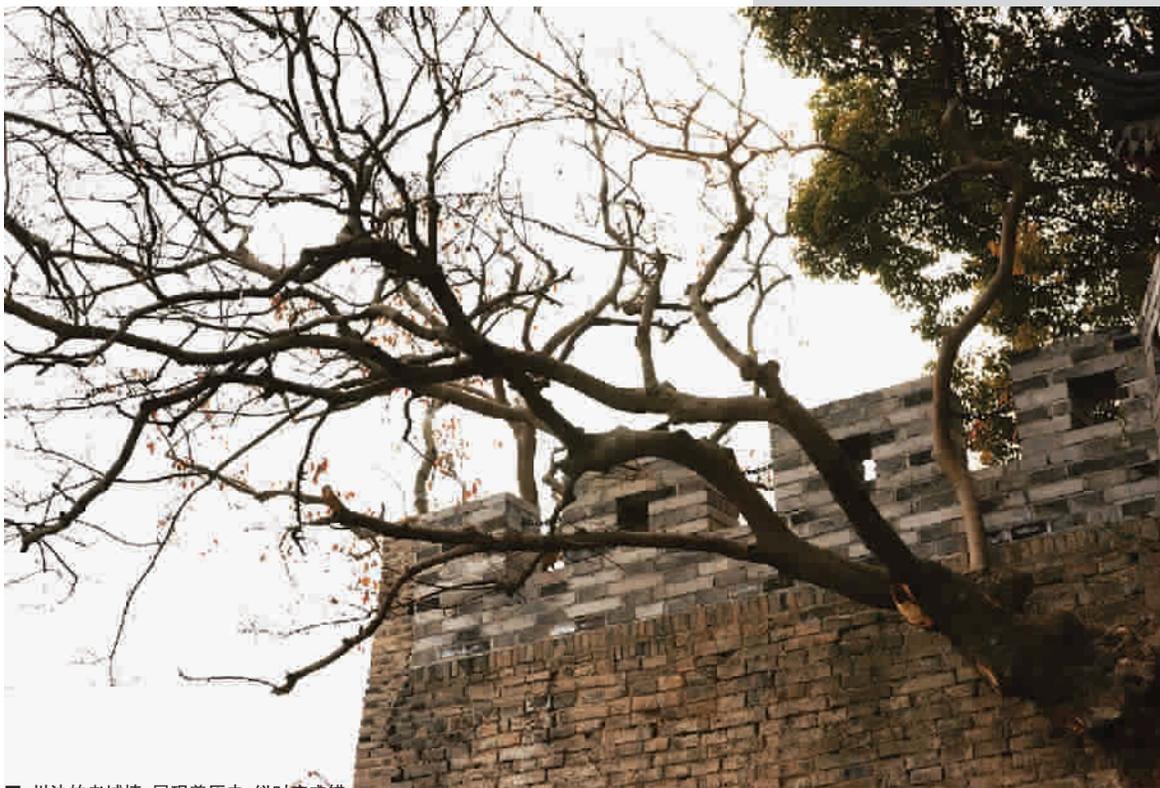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有机更新让老城重焕青春的设计手法，在世界早已司空见惯。你走在美国小镇，都能发现长长高高大大的旧谷仓，红白搭配或者白褐相间，有的干脆黛色的瓦木头的墙，一派自然本色，但都完好如初，光鲜亮闪，原来他们都用独特的设计修缮手法让历史活着，“活”在了现代都市风景里。房墙屋顶以补缺修漏、粉刷维新为主旋律，“V”字状四边形旧观外貌那是要保存的；内部空间当然要按照“都市生活的一部分”为宗旨，增添必要的现代设施，比如灯光舞台，比如洗刷盥漱。

一座旧谷仓要成为演出娱乐场所，相应的舞台和座椅是必须的；改造成为美术工作室和画廊，咖啡间、展架和小型会议空间则是必须的，“这样改造过后，附近的居民、喜欢郊野的艺术家就很快来了，在旧谷仓里搞个展，弄个音乐会，来个画廊，有意思！”当地一位圈内人士告诉我们。在美国，类似旧谷仓的构筑物很多，像水塔、码头、冶炼炉、烟囱、铁轨等，最近获得世人盛赞的纽约空中步道就是个典型的设计制胜之作，工农业时代的遗存变身艺术，看来是趋势。

设计是文脉一部分

设计是文脉的延续，设计本身也是文脉的一部分，哪怕是恶作剧式的“设计”，只要“有意思”，当然也要尊重。你到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，迎面就能看见大楼大门上方的圆形洞窟里，三一学院的创始人、威严的国王亨利八世的塑像，他左手托着象征王位的金色十字架圆球，但右手举着的却是一根椅子腿，就这样一举举了500年，这里面有故事。原来，为了记住这位创办人，院方决定为他塑座像，但学生却看不惯国王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，还骑到大学的头上（每天都要从他的脚下门洞里过），于是，上去把权杖摘了下来，院方只好再做一个新权杖放回国王手里，不久又被学生取下。如此三个来回，学校终于放弃；学生也没罢休，而是乘着夜色给国王手里“递”上只椅子腿。校方只好默认，直到今天。现在，举着椅子腿的国王已是学院最骄傲的一景了。于是，这所学院走出了32位诺贝尔奖得主、6个英国首相，其中包括牛顿、达尔文、培根、弥尔顿……是设计？要是也是灰色的，但气氛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，是这只500岁椅子腿的本义。

达沃斯人呢，他们把自己的历史画在墙上。达沃斯的驰名不是因为世界经济论坛而是更早的“肺病疗养地”，因为这里海拔高、不折腾，仅有的两条小路还是单行道（原就没打算走汽车）。达沃斯小镇的居民改变生活状态的设计就是在墙上画画，灰白的墙面就是作画的画布了，在自家的窗户四周画上花卉，把飞禽走兽画在屋角飞檐或大门把手边上，那都是他们喜欢的；如果你懂得当地的文化和风俗，你还会发现，这里的人家墙上的花卉植物、小动物，它们的读音往往还是主人的姓氏或意思相近的发音：设计的另一种模式，全民参与，各显神通。



■ 川沙的老城墙，展现着历史，似时空交错。



■ 留住曾经的记忆，也是一种新的设计时尚。



■ 留出一堵老墙，让屋内留住一种记忆。

【画外音】

别蛮干 善因势 善利导

老城必须更新，是我们的国情。因为，千百年遗存下来的古城古镇古村落，都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人性化便利化和诗化的要求了，但现在各地普遍采取的是政府拍脑袋决策，专家学者出方案，然后就是推土机、大吊车一起上，颠覆式推掉破旧但历史信息丰富的真古董，快速建起一座铜臭气息浓厚的假古董，像山西大同，于是人气没了，游客来了：只有商业，没有其他，因为文脉被斩断了。

可行的做法是善因势，善利导。涂鸦，很多人的爱好，立陶宛的大城市考纳斯就是，于是政府鼓励大家创作，结果涂鸦艺术成了这座城市的特色景观。夸张而惊悚的后者，手捧巨大的烟斗（过房顶），头脚灰白，身上仿佛是红色的网格状紧身衣，是男是女？常常看见，在这栋四层的大楼楼前停车的人走出车门，打量半天，笑一笑，再看看，然后摇摇头或者点点头走了：谁说这样的做法不是更新城市？

任何一座城市，都有老建筑，它们大部分尚未被确定为文物或历史建筑，但它们具有历史学、社会学、建筑学和科技、审美价值。留住它们，就可以保留城市记忆，就可以留住城市的温度，就可以让它们见证城市的发展。要知道，这些建筑是不可再生、不可复制的城市历史、文化记忆，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，正如我们再聪明也生产不出秦时的砖汉时的瓦一样。

而我们因老城文脉之势，因文化基因而导，用设计将历史的信息有机更新为新的城市元素、文化符号，老城就会焕发出勃勃生机，才不会发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“维修性拆除”事件（冯骥才说“这个词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，会叫人笑掉大牙的”）。